

吳化文濟南附共內幕（下）

● 陳永甡（華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品保經理）

守城大將叛變投共

吳化文的第二夫人趙華珍離開濟南後，號稱「諸葛孔明」的算命先生算命。中共特

工人員得到這一消息，便事先做好算命先生的工作。當吳化文問起自己的命運時，算命先生則恭維地說：「軍長有大事猶豫不決，應當機立斷，一塊石頭落了地就好了。你過去走運，現年過四十，還有『眉運』，應遠走高飛，另操大業。」隨後，他又求其岳母到趵突泉呂祖廟去占卦。李昌言即乘機相伴

，找出一張卦貼，內云：「波濤一小舟，水盡到灘頭。展開沖天翼，勳業升王侯。」吳化文看到岳母拜回的這張卦貼，驚喜地說：「怪呀，這東西這麼靈驗呀！」這樣，他才從極度矛盾的思想狀態中暫時解脫出來。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與解放軍溝通電台聯繫。十二日向解放軍發出第一份電報，內稱：

「一切事項已大致就緒。眷屬因交通問題，尚經待日，請上級再少緩，待到達後即行聯繫。」並通過電台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王耀武守城的兵力部署。

九月十六日，共軍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攻擊戰役，這時，吳化文任濟南西守備區指揮官，指揮所部第八十四師、第二師、獨立旅、保安第八旅及青年教導總隊等八個旅，擔任北起洛鎮南至馬鞍山為分界線的西守備區防禦任務。當天，他向中共聯絡人員表明了扣押王耀武，實現「上策」的打算，還向攻城部隊發出一電，內稱：「請十六日開始由外向內攻迫，十七日解決問題。」十七日拂曉，他又通過電台，主動向攻城部隊提供了國軍整編第二師師長晏子鳳率六個團增援長清的情報，使該師及時被共軍圍殲。上午，他將起義的意圖透露給第一五五旅旅長楊友柏和第一六一旅旅長趙廣興，密商起義的準備工作。不料，他在這天下午，突然接到南京一位親屬的電報，得悉「國防部已決定

派兵援濟」，便對起義重新採取消極拖延，靜觀發展的態度。

這天晚上，共軍先頭部隊，逼進吳化文陣地前沿，令其後撤集結。吳化文反覆覆地一個營的守軍殲滅。吳化文聞報後，惱羞成怒，拍著桌子怒吼道：「給我打！只有打仗才有飯吃。」並令所有炮兵還擊。這時，第一五五旅旅長楊友柏跑來，一腳把門踢開，指著吳化文大聲地說：「我的防線馬上就要被突破了，我的一個營快光了。聽說你還跟他們搞什麼和平談判；聽說你這裡還有他們的代表，快把他們交出來，讓我來收拾他們。」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在場的中共聯絡人員團結一致，向他指出：「如果按計劃撤退，不會引起誤會。如果真撕破面皮，解放軍必集中火力，誓必消滅而後止。請軍長再三

(下) 幕內共附濟南文化吳

考慮，速做計議。」

九月十九日晚九時，吳化文在孔庄軍司令部召集團長、處長以上開軍事會議，宣布：「濟南即將陷落，徐州增援無著，我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幾十年之長久，父母之恩，手足之情莫過於此。多年來中央逼得我們走投無路，說我們是雜牌，罵我們是漢奸，氣也受夠了，苦也吃盡了。『戡亂』已經戡了三年，越戡越亂，剿共剿了二十多年，越剿越多。內戰再打下去，將會有什麼下場？」

接著，他講了共產黨對起義部隊的政策，語重心長地說：「我吳某歷來是爲了團體，爲了全軍弟兄們，我不能丟了大伙，自己去享福，如從我個人著想，坐上飛機往香港或美國一跑，吃喝玩樂一輩子不發愁，我吳某是爲了兩三萬弟兄們，才毅然選擇了這條大道。」他見會上沒有人表示異議，都贊同起義，便宣布說：「我已派副官和前線解放軍聯絡好了，決定今晚起義。兵貴神速，一切按命令執行，違者以軍法從事；你們回去後即做好準備。」

二十日中午，吳化文的起義部隊全部集結於鐵路以北，洛口以南地區。這時，他發現第八十四師副師長楊團一潛逃，擔心洩露部隊集結地域，遭到中央飛機轟炸，便向中共濟南市委請求移防。當晚，他將陣地全部移交給共軍後，即率部移駐七里舖一帶。隨即，接到吳化文通知的孟昭進（山東省救民先鋒總隊總隊長），也率殘部第二、三團投

共。

濟南因吳化文叛變迅速陷入共軍之手。十月吳化文的部隊，改編爲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五軍，下轄步兵第一〇三、一〇四、一〇五師，楊友柏、趙廣興、何志斌分任各師師長，在黃河以北的齊河和濟陽一帶整訓一個多月。

十二月，吳化文率領第三十五軍進駐徐州以西地區，參加了徐蚌會戰第三階段的戰鬥。一九四九年四月，參加了渡江戰役，擔任攻占「三浦」（浦口、浦鎮、江浦），鉗制南京，掩護東路共軍渡江作戰，並相機占領南京的任務。廿一日，其第一〇三師占領江浦，第一〇四師掃清浦鎮的前沿陣地。廿四日，第一〇四師也從浦口渡江，直插南京市中心，所屬第三一五團一個營進入總統府，在門樓上升起了共軍的紅旗。

中共建政以後，吳化文藉病請求轉業，

交出兵權，轉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浙江省交通廳廳長，其實一介武夫吳化文根本不懂什麼交通，後來，吳化文又被選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六二年四月病逝，逃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吳早期投身西北軍

接著我再回過頭來，敘述一下吳化文的來歷和生平。

吳化文，字紹周，山東掖縣人，一九〇四年生於掖縣一個農家，時當清末，其父吳

一齋生有兒女七人，生活困苦，不得已拖兒帶女，逃荒至安徽蒙城，在那裡安家落戶，八歲的吳化文被送進私塾唸書，課餘則協助父親種田。十七歲，蒙城大水災，生活難以維持，吳化文離家出走，投入馮玉祥的西北軍，由於他讀過私塾，上過學堂，受到馮玉祥的賞識，被選爲勤務兵，隨後被提升爲司務長、排長、連長，一九二三年，由馮保舉進入北京高級教導團學習。

一九二六年再入北京陸軍大學深造，三年後畢業，仍回馮部，任洛陽初級軍校教育長，旋調西北軍張自忠的第廿五師任參謀長兼特務團團長。

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戰，馮玉祥兵敗，吳化文隨第六軍軍長韓復榘編入中央軍序列，任手槍旅旅長兼濟南警備司令。韓復榘因抗戰不力遭處決後，孫桐萱繼韓復榘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手槍旅改編爲獨立第廿八旅，是年冬，再擴編爲第四師，吳化文任師長，於懷安，趙廣興、楊友柏分別爲一、二、三團團長。

抗戰爆發後，吳化文於一九三九年率部進駐沂水武家洼一帶。此一時期，吳部在泰安、萬德、虎門、柳河等地與日寇發生過數次戰鬥。日寇攻占柳河口時，第三集團軍被迫西退。這時吳化文在柳河北岸的關帝廟召集全旅營以上會議，決定留在山東打游擊。隨即，致電蔣中正申明行動理由及決心。經蔣復電批准，轉爲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指

(下) 幕內共附南濟文化吳

揮，同時，被任命為國民黨山東省府委員、兼山東保安第一師師長。

吳化文率部由柳河北上，深入敵後，在定陶、鄆城、平陽、禹城、惠民、濱縣一帶，開展反掃蕩戰爭。這年底，日寇向魯南掃蕩，他指揮部隊攔截由臨沂來犯的一個日軍聯隊。其三團一營在三岔店作戰中，頑強地堅守陣地，抗擊了日軍陸、空配合的七次猛攻，斃傷敵二百餘人。一九四〇年春以後，吳化文開始與共軍摩擦，至一九四二年底摩擦更加激烈，多次指揮所部向共軍根據地進攻。

戴笠指示投汪偽軍

一九四三年，吳化文接到國民政府農林部長沈鴻烈從重慶發來的一封機密電報，獲知蔣中正已默許他可以公開投敵，走所謂「曲線救國」的道路。於是，他便洋洋得意地向人說：「現在我們投靠日本，將來如果日本打勝了，我們自然無問題了。如果中國勝了，我就拿著這封電報去見蔣中正。」於此同時，他又接到戴笠「曲線救國」密諭。於是，通過沈鴻烈的原保安司令部的參謀處長寧春霖與日本頭目的交涉，他就公開投降了日本。投敵後，吳的所屬有的仍存在顧慮，當漢奸恐無光明前途。他又對部屬說：「將來日本打勝了，我們當然有光明前途。如果蔣中正打勝了，他一定會與共產黨打仗的，那時，他如果不我們，咱就投靠共產黨去。

，怎麼說沒有光明前途呢？你們儘管跟著我吳化文幹好了。」不久，吳化文被南京的汪偽政權任命為「和平建國軍」第三方面軍上將總司令。其部下轄兩個軍、五個師，于懷安、楊友柏分別為第六軍軍長、第七軍軍長；許樹聲、賀飭、趙廣興、王同宇、徐曰政分別任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師和獨立第五十師師長。

吳化文所率的偽軍，在日寇的扶植下，編制正規，武器精銳，成為山東偽軍的主力。他將部隊分布在魯山南麓的魯村、南麻、悅莊及周圍兩千餘平方公里的地區，配合日軍對共軍和抗日武裝進行掃蕩，嚴重地威脅著魯中抗日根據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寇出動一萬餘人的兵力，對北沂蒙山區的捕里、金星頭為中心，由東、南、西三方面作合圍攻擊，吳部由北面配合，激戰十八天，日寇傷亡三百餘人，無功而退。

吳化文在配合日寇掃蕩抗日根據地的同時，還在山東製造「無人區」，殘殺抗日軍民。魯中軍區為剪除日寇這一幫凶，先後發動三次討伐吳化文戰役，大挫其反動氣焰。

一九四四年三月，魯中抗日游擊隊發動第三次討伐吳戰役。三月廿五日午夜，集中八個團、四十個民兵中隊，組成左、右和西、北四個梯隊，冒著疾風暴雨對吳化文部四面展開攻擊。經過五天激戰，將其東、西、南北防線突破。吳化文見其兩個軍的主力被殲，乃率部集中於魯村和悅莊兩個據點，固守求援。卅日，率部與兩千餘日軍會合於悅莊，由日寇派遣飛機助戰，向魯中軍區部隊發動反攻。四月八日，日寇因找不到游擊隊其部署尚未調整就緒，游擊隊即發動反攻，他只好倉促應戰，結果一個團另四個連被全殲；獨立第四旅六百餘人則在游擊隊的政治攻勢下繳械投降。

是年八月廿日，他又率部配合日寇第十五師團向濱海區「掃蕩」，企圖合擊中共山東軍區主力，但日偽分點合擊，處處撲空。惱羞成怒，進行「清剿抉剔」，大肆破壞。廿九日，在不斷遭到濱海區軍游擊隊內外夾擊後，開始分路撤退。九月三日，退至陶溝、岳莊地區的部隊突然遭到魯中軍區四個主力團的伏擊，獨立第一旅旅長當場被擊斃，一千二百多人僅剩兩百餘人竄回莒縣。自此，吳部便龜縮據點，不敢動彈。

自認功高獎少降共

一九四五年夏，抗戰勝利前夕，吳化文由國民政府任命為第五路軍總司令兼津浦鐵路南段警備司令，將其所率「和平建國軍」第三方面軍改編為第五路軍，進駐蚌埠、徐州一帶，執行「防止共軍占據鐵路交通」的任務。當時，吳部給養困難，經常出來搶糧食，多次與新四軍駐江北的部隊發生衝突。日寇無條件投降後，吳化文奉令率部開

(三) 粹選語彙華中

中華語選粹（三）

● 朱介凡

打罵手段

拿錢買板子。

浙江淳安。幼兒入學啓蒙，家長少有不求老師，務請嚴加管教：「孩子不聽話，儘管打。」普通皆是打手心示意。嚴重責罵，必學生犯重大過錯，方拿大板子打屁股，有如下諺的嘲謔。此對不尊師、溺愛子女的家長，乃當頭棒喝。

吃了學屋肉，屁股打得爛熟。

浙江淳安。學屋肉，指昔日私塾開學時，敬供聖人牌位前的祭餘。

屁股用鹽搓。

壽堂按，大人總好嚇唬孩子，以爲玩樂。記得兒時入幾處私塾，我從未遭老師打過。曾祖母心慈，也從不曾嚇唬過我們弟兄，但每當入學前，老人家總特別提醒說：「又

要上籠頭呀！」，意謂學中規矩嚴，受拘束，不比家中自在。

爲人不挨罵，一輩子長不大。

惡意詛罵。以人有惰性故。此罵，指教育性的，非

不打不成人，金竹棍子出好人。

湖北雲夢。

恨鐵不成鋼。所以才出之打罵。

黃金不打難成器。

吊起驃子教馬看。

民國、河南「偃師鄉土志」第五篇。警

戒百。

破桌爛板凳，三天兩頭得修打。

豫北。

棒頭跟衙門，三年打跟頭。

打是皮上過，罵是風吹過。

湖南。

四川成都。

往山東兗州，接收日軍修築的飛機場及武器裝備；並以一部負責兗州至泰安間鐵路的掩護和修復任務，保障國軍部隊李延年部北進受降。十月，他兵分兩路，沿臨城、滕縣北上。進至山東界河地域時，與陳毅指揮的魯

南共軍第八軍和新四軍第五十九旅遭遇，把共軍擊退，掩護國軍完成接收任務。

一九四六年第五路軍改編爲第七縱隊，旋又改編爲山東保安第二縱隊，吳化文任縱隊司令，但他卻自認爲功高獎少，尤其未能

當上山東省主席，使他耿耿於懷，種下後來投共變節的種子。

不過，吳化文一生反復，轉東投西，投機是尙，是他一生的寫照，也是現代「三臣」最典型的人物。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奴才。

晉南。

打的親，罵的愛，不打不罵看的外。

民國、陝西「同官縣志」方言諺謠志」

。「看的外」，河南作「是見外」。

燒紅的鐵——非打不可。

鐵匠做官——不離打。

贛北。下句或作「打出身」。也見出昔

日地方官守勤輒對人民用刑的情況。

燒布的石頭——挨棒的東西。

北平。

染房裏錘布石——死挨打。

豫北。

打打罵罵，老了面皮。

此時反對打罵教育的。以只有打罵，而

誣導也。

打不知痛，罵不知羞。

打是皮上過，罵是風吹過。

湖南。